野談 六

青邱野談卷之六

守貞節崔孝婦感虎

洪州地有崔氏女頗有姿色十八喪夫只有病盲之舅崔氏矢死不改適幷臼傭賃備盡奉養或出他則可食之物列置左右曰某物在斯使舅手摸取喫隣里稱其孝其父母憐其早寡無子欲奪情嫁他委伻邀之曰母病方重崔叮囑隣里炊飯供舅蒼黃往見母則無恙女心甚訝之父母曰汝年未二十守寡無依虛送青春人生可憐廣擇佳郎明日欲成婚須勿牢拒也女佯曰諾父母甚喜之挨到夜深脫身潜出

徒步獨行走向舅家距此為八十里矣行僅二十里
兩足已繭寸步難移至一嶺有大虎當路而蹲不可
以行崔謂虎曰汝是靈物須聽吾言仍實言其由又
曰吾方求死不得汝欲害我須即噉我遂直至虎前
虎乃退却如是者屢忽跪伏于地崔曰汝或憐我弱
質之深夜獨行欲使我騎之乎虎乃點頭掉尾崔騎
其背而抱其項虎行疾如飛少頃已到舅家門外矣
崔乃下謂虎曰汝必餒矣食我一狗入其家驅狗而
出虎捉狗而去過數日隣人傳道有一大虎入於陷
井而磨牙鼓吻大肆咆哮人莫敢近勢將待其餓斃

崔聞之疑其為是虎往見之毛色若相彷彿而夜中所見不能分明無以詳卞乃謂虎曰汝是向夜負我而来者乎虎又點頭垂淚若乞憐者然崔始語其本末於隣人仍曰彼雖猛虎於我則仁獸也如蒙為我放出則吾雖貧無貲當以卑比之價奉納里中隣人莫不嘖〻曰孝婦所言何可不施但此虎若放傷人必多其將奈何崔曰倘教我以開井之方隣人皆遠避則我當自放之隣人如其言崔遂開放其虎虎囓崔衣不忍捨良久乃去云〻

闘釼術李稗將斬僧

李提督如梅之後孫某有膂力善劒術嘗赴完營幕行到錦江有一內行同舟而濟至中流有僧到江岸招舵工曰斯速還泊舵工欲回棹其叱之使不得往僧聳身飛空躍入舟中見有婦人轎開簾覘之曰姿色頗佳肆發戲言其欲一拳打殺而未知其勇力之如何姑忍之俄而下舟登陸乃大叱曰汝雖頑僧〻俗各異男女自別焉敢侵戲內行以所持鐵鞭盡力打之即地致斃舉屍投江遂至全州謁見監司告錦江之事留在幕府矣居數月布政門外喧擾不能禁監司問之閽者入告曰不知何許僧欲入謁使道故

挽之不得已而僧直入升廳拜謁監司曰汝是何處僧来此何事僧曰小僧康津人也李裨將今在幕中乎監司曰何問也僧曰李裨將擊殺小僧之師僧故小僧欲報仇而来矣監司曰李適上京矣僧曰何時還来乎監司曰限一朔請由而去来月旬間可下来矣僧曰其時小僧當復来渠雖高飛遠走不可得免慎勿避匿之意言于李裨焉即辭去監司招李具言之故且曰君能抵敵彼僧乎其曰小人家貧食肉常罕氣力未健若一日食一大牛限三十日食三十大牛則何畏乎彼監司曰此不過千金之費何難之有

分付掌肉吏使日供一牛于李裨某又請製黃錦挾
袖紫錦戰服監司許之某又使工造雙釼百鍊而成
其利斷金至十日食十牛則體甚肥大廿日食廿牛
則體還瘦瘠一朔食三十牛則體乃不肥不瘠如平
人矣方蓄銳養勇以待之僧如期又来謁監司曰李
裨来乎曰纔已還来矣某適在傍叱曰吾方在此汝
焉敢唐突乃甫僧曰不必多言今日與我决死生遂
下庭拔出鉢囊中卷藏之釼以手伸之乃如霜長釼
也某亦下庭身衣黃紫色挾袖戰服手持一雙百鍊
釼足着一對着鞋靴相對翻舞彼此前却俄而釼光

閃々遂成銀甕兩人乗空而上高入雲霄杳不可見滿庭觀者莫不嘖々坐待其勝敗至日昃後鮮血點々落地繼而僧體墜于宣化堂下僧頭落于布政閣門外衆皆知李裨之無恙而薄暮無影形衆方疑怪初昏時某始仗劒而下監司問之某謝曰幸蒙使爺之德食肉補元黃紫服色眩恍其眼故得以斬僧否則休矣監司曰僧頭落已久矣君則來何遲也某曰小人既乗劒氣回戀故國往隴西先省墓一場痛哭而來云

李武弁窮峽格猛獸

仁廟朝京師武弁李脩已者風骨俊偉且饒力嘗有事關東路出襄陽會日晚迷失道由山谷間崎嶇數十里不得村落忽見遠燈出於林間策騎赴之則只有一家處巖巖間板屋木瓦頗寬敞有老女子開門延之入則只見一少婦年可二十餘極美素服淡潔獨與此老婦居焉一屋上下間隔壁有户而留客於下間精飯美饌侑以芳醪接對之意極慇懃李生大異之問汝丈夫何去少婦曰適出今當歸耳夜向深果有一丈夫入來長身八尺形貌魁健巨拜如雷問婦曰如此深夜何人來寓於婦女獨處之室乎極可

駭也此不可無端置之耳李生大懼出應曰遠客深
夜失路艱辛到此主人何不矜念而反有責言耶丈
夫乃啞然而笑曰客言是矣吾特戲之勿慮也庭中
大明松炬羅列所獵之物獐鹿山猪委積如阜李尤
大怖然主人見生甚有喜色宰割猪鹿投釜爛烹夜
向半携燈入室請生起坐美酒盈盆大胾堆盤連擧
大椀屬生意甚慇懃生酒戶寬而意主人是俠流亦
觧帶開懷不復辭焉已而酒酣氣逸彼此談說爛熳
主人忽前把生手曰觀子氣骨非常想必勇烈異於
他人矣吾有至慟必殺之讐若非得義氣敢勇可以

同死生者不足與計事子能垂憐許之乎生曰第言
其實事也主人揮淚曰豈忍言哉吾家世居此洞以
饒實稱而十年前忽有一惡虎來據近地深山距此
十餘里日啗村民不知其幾以此離散無一留者而
吾之祖父母及父母兄弟三世皆為所噬死事當即
為棄去而倉卒之際未得可避之地十日內相繼被
害只餘吾一身獨生何為吾亦略有膂力必殺此賊
然後可以去就故數從於此賊與之相角者亦多年
所然而我與賊力敵勢均勝負終未決若得一猛士
助以一臂之力則可以殺之而吾求之世久矣迄莫

之得至慟在心日事吁泣今遇吾子決非凡人玆敢
發口公能矜惻留意否生聞之大感動進把主人之
手曰嗟乎孝子也吾豈惜一擧手之勞而不成主人
之志願隨君去主人蹶然起拜而致謝生問曰持鎗
刺之君何不爲主人曰此是年久老物也吾亦持鎗
或砲則必隱避不現若不持器械則必出而搏之以
此難殺而吾亦屢厄不敢數把矣生曰旣許之當養
氣數日然後可以進行仍留庄日以酒食相待恣食
可十餘日一日天朗氣淸主人曰可行矣授生一利
鎗與之共發向東行十餘里入山谷中踰數峴漸覺

山重水複樹木深邃忽見洞開有平田清溪灣回白
沙皎然溪上頂有高岩峙立黝黑巉絕望之而陰森
主人請李生隱於深林間獨身空拳行至溪邊長嘯
久之其聲清亮非常忽見塵沙自巖上揚起數次漲
滿一洞日光晦冥俄見巖顛有光如進炬明滅閃爍
生從林間歸視之則有一物掛在岩間如一条黑帛
而進光燭在其間主人見之揚臂大呼那物一躍飛
来如迅鳥已與主人相抱乃一大黑虎也頭目凶猛
大異常虎使人驚倒不可正視虎方人立而主人獨
將其頭搶入虎胠膛間緊抱虎腰虎頭直不能屈而

以前脚爬人之背〻有生皮甲堅硬如鉄矣利爪無
所施人則以脚纏後脚只要踏之虎則卓竪兩脚只
要不蹬一推一却互相進退而蚌鷸之勢無可奈何
李生始自林間聳釼直趍虎見之大吼一聲巖石可
裂雖欲抽出而被人際抱慌亂之極眼光電掣生不
為動直前以釼刺其腰出納數次虎始震吼俄而顛
然委地流血泉湧主人取其釼劃腹斫骨泥成肉醬
取心肝納口咀嚼既盡失聲大慟向夕携生歸家叩
頭泣拜無限生亦感愴不勝其技滯翌日主人出去
牽來大牛五隻及二駿馬皆且從着載之以皮物人

蔘等物各滿䭾又携出小箱積數箇皆金也又指其
美女曰此女非吾所賠也曾以厚價得之而乃良女
也吾積年娼聚此財只俟爲報仇者酬恩身幸收取
勿辭吾自有庄土在於他處亦足資活今可去矣又
泣拜生旣以義氣相濟豈有受貨之理曰吾雖武弁
豈受此物耶願勿復言主人曰積年用心於此者只
爲今日公何爲此言卽起拜辭顧謂美女曰汝將此
物善事恩人若事他人而有妄費吾雖在千里之外
自當知之必了汝命言訖翻然去李生呼之不顧亦
無知之何遂將女及貨同歸欲擇壻嫁之而女誓死

不顧遂為生副室

南師古東國選十勝

我國秘境福地多矣南師古十勝保身之地第一豐基金鷄村在郡北小白山下西水上第二花山召羅故基在内城縣東大白陽面第三即報恩俗離山下甑項近地第四雲峰頭流山下銅店村第五醴泉金堂洞第六公州維鳩麻谷兩水間第七寧越正東上流第八茂豐北洞第九扶安壺岩下邊山之東第十陜川伽御南萬壽洞此皆當亂保身之地赫岩所記蓋其選者也且以余所聞者言之近畿則楊州有山

内村在治北八十里自御營倉村東麓入水口二十
里地便開廣山下結局四面皆有十里坡陁陵阜間
之村落頗盛臨急足以投藏水口外有江即永平鐵
原兩水合流處楊根有小雪村在治北四里〻入自
迷原最為深峽而寛廣平穩壬丙之亂此獨晏然真
可居仁川永宗島當麗末四十年倭乱沿海之邑無
不慘被焚掠江華喬洞尤甚獨此島倭船不至安堵
無患至我國又免壬丙兵燹必是地理極吉足為福
地江原道則春川之掑掎谷最為深僻人迹罕到又
有佛谷接狼川界自昭陽瀨流而上有一水自谷口

巖壁墜下壁峻路絕以大木架棧作梯出入者攀緣
上下入可二十里皆崎嶇巖逕既入豁便然平敻田
土肥沃村落殷盛所貴者魚鹽以外人不至故也又
有自記自狼川邑東多里津東北行尋窮大小天⿰弓甫
村極深僻而一天⿰弓甫屬楊口一天⿰弓甫屬淮陽屬淮陽
者尤勝又由南橋蔦驛南由水而入可十里許有名
五歲洞者或稱七十洞者又由雞山猪峴西渡東大
川由川而六十里許頗寬人家近四十戶到此間箇
谷則從此村三十里許其東直下五十里許有名曰
点魚淵此皆臨亂可隱又有青霞山在平康出東北

安邊之西南其下周四十里處在深僻土地極沃外人罕到高城雲田接通川界周三十里多曠土亦可避藏旌善則素稱桃源別派屋廬皆天險一夫當關之地此皆無不避危黃海道則谷山郡西三十里有明媚村山川灑落洞府寬敞大溪橫中土沃而人稀又西面顯學坊馬音洞在深山長谷中四面高峻窮林蔽日甚宜豆粟且饒蔬菜壬辰倭亂兵發所及皆在數百里外此獨晏然無事牛溪記中言當卜居明媚有亂可入馬音云新溪有別區在治之東多有複嶺及至谷口極峻塩難攀既入廣平肥沃周回可三

十餘里宜人居其地人多知之亦可避身忠清道則
忠州月岳山下地甚清麗末倭兵之至有風雨雷震
之警倭兵驚退及其再至亦然倭相戒不敢近其傍
松溪德山等村皆深穩美土可以隱也丹陽郡有駕
次村在治南十餘里有人家五六十土皆膏沃稻田
兩山環擁岩流絶勝有上中下仙岩然四面皆險絶
僅通人煙村東南有山城名曰獨樂其西南北則皆
絶崖峻壁不復望城獨東偏畧設雉堞亂石崎嶇乃
上中有甕泉足容數千人蓋古避亂處也竹嶺之東
有橋內山其中甚廣樹木蔽茂絶澗橫截谷口架大

木作橋若去木則路不通山脊多居之若永春則只通一線江路無非隱藏之地赫居所謂太白小白兩山之陰南有豐榮北有丹永東有奉安皆吉余聞道詵秘記曰太白爲上金剛次之知異又次之又云太白小白爲上則兩山近地皆吉土也慶尚道則安東奈城北面有大川緣洞澗深入六十里許北向過秘道五六里許有地奇邃似桃源又春陽面爲奇勝爲福地也最正在太白之南洞府寬敞平野復廣大川灣田浮穮穊麗谷谷村落稻田彌望水口在坤辛方沿流可二十里始入洞洞幅員四五十里東去三

陟界魚鹽全集宜於人者如此全羅道德裕山南有猿鶴洞素稱洞天福地清川白石上下五十里人無窮其源者赤裳山四面壁立峻絶中有泉石古人因陜為城今史庫在焉潭陽有秋月山石壁削立四圍中有溪澗西北有微逕徒行者可通此皆宜於避防東方山川多深阻當亂藏隱無處奚止於此若以郡邑論之如江陵三陟蔚珍平海等地未嘗經兵稽庇仁藍浦亦不見兵赫岩之言信哉

完山妓獨受布衣帖

朴尚書信圭未第時行過完山方伯適設大宴朴公

以過去偶生參於末席道內閫帥守令畢會宴罷諸妓紛然受帖於參宴諸客冨宰雄牧競相題給米布有一妓獨不請於守令獨請於朴公之前朴公笑曰我以布衣寒士適會過去得參盛宴豈有給汝之物妓曰小的非不知也相公貴人前途甚亨通願須許優給朴公笑而優題其後為完判妓納帖公笑曰小官不能盡給〻其半後為方伯盡帖給之問曰汝其時何以知之妓曰其時簪纓滿座公以布衣與焉儀度頎然秀發特出於座中衆妓請帖守宰競題而公朊然無所見是以知其遠到云

朴尚書錯認傳呼聲

尹判書以濟平生喜謔浪鄙悖之言不絶於口以此爲能事朴公信圭與尹公極善每相對輒以醜悪之言相酬酢鄭參判鑰朴公之父執也常時朴每下庭迎之一日凌晨詣朴鄭公時爲兵曹參判下輩傳呼某公令來尹方在刑曹參判朴睡裡誤聞兵爲刑臥不起到窓外亦寂然鄭甚怪之俄而朴從臥內大喝醜談一遭鄭心訝之從戶外還歸朴以爲尹來必以醜言相酬寂寞無聞又以醜言辱之亦無應者從者云已去矣朴聞而知之大驚促駕往謝鄭正色曰國

家不知君輩之不肖置之卿宰之列乃以醜悖之言
喜相酬酢不知羞恥其辱縉紳當如何哉我豈不知
君之醜言非耶以發於我者而聞來不勝驚愕相見
之意索然而歸耳朴但僕〻謝罪自此其習小戢

拯江屍李班受刑法

李相浣判刑曹咸鏡道嚴姓人與李全李曾訟田民
者嚴直而李屈李相既決之後嚴哥當受決訟之案
而屢日杳無拜息李公已料其遐方賤民與朝貴訟
大訟孤立無援必有匿殺掩迹之患乃募得譏詗者
窺覘李曾家諜捕其兒奴反覆窮詰兒遂畧吐端緒

而猶未詳告公遂少加刑杖兒云始以酒食誘之終乃殺之而使人擔其屍踰南城沉之於漢江云公入白於 上曰國之所以為國者政刑紀綱也今者朝紳恣意搏殺訟隻而只以貴勢之故不得正法則國安得不亡乎此必得尸然後可正其罪臣方探之若得則臣必手殺曾時公見帯訓將遂發軍卒及坊民盡聚江船多造鐵鉤如蜘蛛網蔽江搜得立旗疾馳而來公赴而拍案曰曾今死矣驗之果是嚴尸於是公々發刑吏軍卒圍曾家捕曾卒斃於獄中朝廷震懔

窮土室捕校獲賊漢

李相沆爲捕盜大將行過生鮮街上見有異常賊人
擇伶俐捕校分付曰二十日內詳探捉來過限則當
死將校應令而出茫然如捕風日往其近處以金錢
酒食交結酒徒坐市肆博奕終日杳不可得每博奕
罷太息往〻心不在博奕亦默無所言過十餘日益
無蹤跡一日博罷忽然垂淚市人相親者問曰君飮
酒博奕豪俠自往近觀君貌往〻嘘唏心不在博固
已怪之今又垂淚必有異也願聞之將校具以告曰
吾既承將命不得則死〻固不惜但有老母在是以
悲耳市人曰此果有形迹非常之人有時往來市肆

間已數年終日無所為能善衣善食其人常往來壽進洞中君所往而跡之將校如其言偵伺壽進坊探知籌士室於窮源處夜候其人捕之室中無他但有朝紙數頁而已將校遂縛而來告其人塞口無所言但曰速殺我李公使以藁索縛一身以泥土塗以殺也蓋外國人來探國事者也

饋飯卓見困鬼魅

南門外有沈姓兩班單門圭竇易衣而出與李兵使石永為姻婭或賴是而作饘粥矣昨年冬（即當丙子也）白日閑居忽聞外堂板子上有鼠行之聲沈生以烟竹

仰擊蓋逐鼠活法也自板子中有聲曰我非鼠也人也爲見君跋涉至此勿以此相薄也沈生驚訝意謂魑魅而焉有白晝動見之理正在眩惑間又於板子上有聲曰我遠來饑甚幸以一飯見饋沈生不應直入内閨道其狀家人莫有信者言訖空中有聲曰君輩要得相聚道我長短也婦人輩驚甚走出那鬼隨婦人連叫曰不必駭走我將久留貴第便同家人則何用躁遐爲也婦人西走東竄隨處頭上連叫索飯無如之何淨備一桌飯饌置于堂中有吃食飲水之聲須刻便盡非若他鬼之歆止也主人大駭問之曰

汝是何鬼緣何入吾家鬼曰我是文慶寬周行世際偶入貴第今得一能從此而往因別而去翌日鬼又来如昨日索食物食訖便去從此日〻来往或留一夜閑談一家内外習熟已久亦不勝憚怕也一日主人書赤符子壁上其他辟邪之物盡設於前鬼又来言我非妖邪豈怕方術耶急扯去以示不拒来者之意也主人無如之何撤去符術因問曰爾能知來頭禍福耶鬼曰知之甚悉沈生曰我家前程吉凶居何鬼曰君能壽六十九歲坎軻終身君之子亦壽幾何君之孫雖有科榮而亦不能顯沈生聽言憚甫又問

家中某夫人壽幾何生男幾何鬼一〻盡對因曰我
有用處君幸以二百鵝眼俯惠沈生曰汝謂吾家貧
乎富乎鬼曰貧到骨矣沈生曰然則錢鈔何以辦給
鬼曰君家某櫃子中有餓者稱貸而貯者二緡則何
不以此相遺沈生曰我費了多般悲辭得貸此錢今
若給汝我無夕炊奈何鬼曰君家有來幾許優辦暮
爨何用費言補綴補綴吾當取此而去慎勿怒嚇因
飄然而去沈生開櫃視之則封鑰如舊錢無有矣沈
生悶悒轉甚心焦肚惱因送婦人輩于親黨家自己
又往親厚家投宿鬼又尋來怒曰何事避我遠竄于

此君雖奔竄千里吾何憚焉因向其家主人索飯主人與不鬼詬罵且甚碎撞器皿竟夜作鬧主人埋怨于沈生且索破器之直沈生亦不自安待曉還家鬼又往婦人窗處喧擾如右婦人亦不得已還家鬼来往如昔一日鬼曰從此可以濶別願珎重自保沈生曰爾向何處去了萬望速去使我一家安穩鬼曰吾家在嶺南聞慶縣大槪還鄉而但乏路上之資幸以十貫榆葉贐我沈生曰我貧不能自食爾所能知也多數孔方從何處得来鬼曰若以此意往乞于節度使家（指沈生姻婭李石末）易如反手何不辦此而欲沮我也沈

生曰我家一粥一褐皆賴節度使周急恩同骨肉而未效涓埃之報恒自醜然心甚不安今又何面更求千錢也鬼曰既慫我作閙君家君若告以衷情謂以辦此則魔去云則其在救患之道如何不肯沈生意沮語塞不可瞞過即造李節度備告其由節度果慨然〻諾沈生腰錢還家深藏櫃子裡因閑坐未久鬼又來喜笑曰多謝厚摯得惠資爾從此長亭行事可以無憂沈生紿曰我從誰得錢辦汝盤纏鬼笑曰曾謂先生老實今何戲謔而已鬼又曰我已取君鈔于櫃中而留置二緡五分用伸微誠君可賒酒一醉

也因辭去沈生家老少蹈舞相慶度了彌旬又於空中有鬼寒暄沈生大怒曰吾向人苦乞辦了十貫以送汝則汝當知感而今又背約辜恩來作煩惱我當訴于閻庙俾汝神誅鬼曰我非丈慶寬何謂背恩沈生曰然則汝是誰也鬼曰我是慶寬之妻也聞君家善待鬼故不憚遠程有此委訪則君當欣然迎之而反爲詬罵何也且男女相敬士子之行君讀書萬卷所學何事沈生氣短强笑鬼日々又來云其下杳無聞知可久伊時好事者爭造沈生與鬼問答沈之門車馬喧咽而李參士羲肇至於一宿對語吁亦怪矣

成勲業不忘糟糠

光海朝大北中一宰相榮貴無比其子又驟躐至承宣第宅宏麗金穀堆積而其婿金生甚是孤畸贅寓于婦家〻〻内外主僕皆厭薄之雖厮役小僮皆呼金生而未有尊奉者然其婦獨憐恤縫繕生日〻晨出而朝入朝出而暮入〻則未敢投蹤於宰相及夫人承宣之前輒由小門逕入婦室婦每倚户佇待下堂扶上親解衣袍躬進飯桌宰相之傔隷婢僕皆厭珍内而所饋金生者只苦菜數器婦時〻憤怒對生泣然而生則一笑曰寄食於他人此猶適分奈何淚懷

一日生晩歸入室不見其婦獨坐稍久婦忽自垣後潜身而入生詰其故婦曰朝者慈母盛責余曰汝衣食皆仰於父母迎送只在於金生朝暮慇懃情好洽篤彼金生者年過四旬徒耗我穀斷汝平生醜惡且甚每一念到髮竪齒酸汝及善事此廝十倍父母汝欲一開前度可隨此廝而出好自能暖也云云余自此不敢由户直入復速親責而今日日影已移尊章想已還歸故權托遺矢潜逃至此萬望寬饒生曰聘母所教既如是則卿卿何爲乎來已而婢延暮餠婦緊囑其婢曰慎勿謂俺在此婢應諾而出生大喫厥

饍卓上有一鷄脚婦曰尊章決勿進此生曰何謂也
婦曰俄者漲烹一鷄有猫偷去盡食體膚唯一脚落
在溷側婢輩相道其事慈母曰此可為全生渠肉必
置飯卓使這廝霎時悅口云故果有此饋穢惡殊甚
不合進口生曰聽母之俯餉一肉事係特恩敢不染
指言訖盡啜飯已生起身欲出婦曰日暮鍾鳴尊章
何去生曰今夜三更鄕須登園東逕望鳳闕之外則
當有閭閙之奔若差久撕殺則必引決而死又或霎
時間鎮靜則珎重偷生也婦滿口應諾生跟蹌而出
婦是夜不眠殺至三鼓不聞人之睡潛登園脊望之

天衢間無人詳意謂生忘誕將欲下岡忽見火炬燭
天人喊馬嘶飛到闕門勢如風雨數刻喧噪一擁而
入只見宮城內楓林之外間〻有火光而不甚喧
噪時宰相父子俱值禁直其家亦無一箇男子來由
識破其由只得敞室疑訝翌曉赤脚帶了宰相早膳
向闕而入則御衢之上千騎駐扎鞭打捧擊四下辟
人赤脚自恃主勢欲衝過障內隊官簇之赤脚大罵
曰我是某洞某大監宅家人也麽小校安得相逆衆
卒失笑曰汝主是主逆之魁少間爾怎敢賣勢乎因
亂踢驅出赤脚僕脫危石滿身血染歸告其家〻〻

大驚半信半疑夫人曰吾家厚被上寵且無陰謀豈
有一朝落塹之理必是無賴金生誅逆事危當其鞫
問誣引我家以逞宿憾爾之夫子好矣〻〻生之婦亦
甚疑眩俛首無答居無何數箇郎官馳到門屏或檢
括文簿或搜點庫藏一家大哭向郎官問其由則郎
官秘不應郎使老蒼頭潛出詗探消息良久蒼頭回
告曰昨夜新主即位舊主廢竄滿朝公補以縱廢大
妃論以逆律云故小的恐大監不免此禍亟往大理
廳探不落則大監與小令公備受酷刑骨髓盡碎不
日當用叛亂之律云可憐夫人小姐皆入官籍小的

亦不知何處淪落夫人大叫一聲昏絶于地老少咸
驟哭倒蒼頭忽收淚而起連叫夫人曰俄因惶遽竟
漏一語夫人曰第言之蒼頭曰小的從門隙偷觀虎
頭閣上有一座少年衣緋貼金酷似金生或此廝因
緣得此耶夫人曰世間貌相似者自來無限此廝焉
能卒得金緋也生之婦曰天下萬事不可預度試再
往覘之夫人曰汝一信此廝輒起念想倫腔子尤覺
煩惱老蒼頭曰小的願再往若不是則已矣因踰墻
而去飛到金吾門屏則有兩箇皂隷護穿王衣除辟
大道離之以十箇旗手兩行喝導一座高軒坐着一

位妙年宰相衣袍甚華趨從如雲蒼頭定睛看了宛
是金生也乃踵後而去前導直入闕門那宰相亦隨
而入稍久而出轉入一直房蒼頭問于皂隷曰這位
是誰荅曰金判書某曰鄉貫何處曰某鄉曰現居何
職曰吏曹判書知義禁御營大將同春秋同成均司
僕掌樂司譯內醫四司提調蒼頭大喜故告其事且
問生之名字鄉貫年紀于生之婦則又與皂隷所對
一一相符夫人乃以和顏謂生之婦曰我不知貴人
一此冷待欲穿了一雙肉眼以謝此罪然猶在燒眉
莫有救者可憐汝父汝兄并受一刃汝倘念生育之

恩姑怨冷落之咎則枯骨可以再肉寒荄可以復春
汝其念動生之婦曰的知金生貴顯而不能救父兄
之禍則當伏劍而死萬望鮮屍婦因齎一觚寫下短
札曰妾之所以尚此忍死苟偷食息者誠以一捉之
後君子益當蝠蜋無所慰悵故念〻至今〻聞天道
福善頭秩禁身昔之凄斷今焉赫熱妾從此無累於
君子矣妾命遠棄并家禍轉酷非一無以償此隱將
與父兄之縷命誓終始現在緣業已成浮雲逝水倘
維摩有知或於來世少可此債萬望珍重廣度曲細
而毋忌尊蓬朱輪高牙而毋忌困步錦裸紈袴而毋

忌縕袍馳峯熊掌而毋忌陂萊庶副泉貽之筐書罷
使蒼頭騰傳于金生〻正坐衙治事忽見此書感泣
沾臆翌朝〻罷免冠伏奏曰願納臣勲名得保糟糠
上賞問其由生一〻陳對 上為之動容特貸生之
婦翁薄竄善地生盛饌卑服親迎其婦偕到欽賜甲
第極其恩藻婦之母亦齊于生家以終餘年

乞丈命忠婢完三節

京中士人沈姓者有奴婢漏在善山渴推覈盡出厥
數殺多士人見一奴饒富者有女名香丹年十九有
姿色納之甚寵忌其歸奴輩欲謀害已定期女知之

至其夜與士人倍加昵愛嬉戲無所不至脫士人袍
袴自着取其襦裳换着士人調偕久之女忽却坐而
泣士人怪而問之女俯首低聲語曰主有大禍迫在
今夜門外密網雖何處出奈何士人大驚罔知攸措
女曰此皆婢之族黨所謀吾父莫之禁亦無知之然
父非首謀者猶可恕也今吾换着主服將以身代主
〻但聞有呼女出者即以此服披髮蒙面疾走而出
幸以得脫必免吾父之死言訖流涕縱橫士人大感
傷夜將半門外衆炬齊明凶徒擁入果呼女出士人
以女服披髮蒙面躍出疾走此村距官門不遠士人

直抵官門大呼叩閽邑倅聞之大驚開門呼入則乃
披髮一女子也問之得其曲折邑倅即多發校卒卒
以馳赴賊徒猶未散一一縛結無漏失入見其女則
已亂斫血盈房内蓋既殺女徐知其誤方欲散走之
際官捕已迫無得脫若邑倅即報上司盡戮之獨女
之父以死戀乞爭免噫此女爲其主遂其忠爲其夫
成其烈爲其父盡其孝一擧而三綱具矣本邑立碑
旌焉

訪舊主名馬走千里

昔在光海時有一倅新上官决累年寃獄其老媼欲

報恩裙盛新生子駒納官曰妾父生時牧馬四百而每嘆無馬一日指一兆馬謂妾曰當生神駒今此駒其所産也及解任到京猶小駒也金昌尉柳廷亮時稱伯樂用百金買之及長大果神駿也名之曰豹重光海聞而奪之後金昌坐其祖永慶獄謫吉阜設荐蘇一日光海騎此馬騁後園馬忽驕趠數丈掀墜光海適從衛手護得生馬越垣逸走一日達吉阜全昌於黑夜園中忽聞有振入拜把火視之即是馬也趨入房內徐藏於壁間夾室跪伏不起全昌大驚異之仍置壁室中飼養者一年矣光海大怒懸購大索窮

搜至圍籬者三而終不覓也一日馬忽振鬣躑躅擧
頸長嘶餓而反正之輒至矣全昌蒙旅行到圻邑馬
忽自入山僻小路從僕牽向大路則馬不制受堅向
小路以馬多異遂任其去至一林最間有一人伏在
其中全昌視之乃此柳氏平生讐人正欲執殺之際
忽然相值使從者縛取捉來遂至伏辜人莫不異之
仁廟聞之命馬加資及全昌卒返魂後馬不食而死
埋于城東門外

善欺驕猾胥奇痴癖

某人嘗為陝邑知縣爲政清介一物不妄取而性本

迂拙作事虛疎任滿將歸行槖蕭然無由治裝心正緊急縣吏其人者素所親任而為人百伶百俐且感其拔萃指使一欲效忠矣見知縣正在窮途進退兩難心甚憐之屏人密告曰相公以廉潔自處冰檗自持今期漸迫行李難辦小的欲竭誠圖報思得一計非徒治行無慮抑將潤屋有餘矣知縣曰言若有理曷不聽從吏曰某座首家富甲一縣官主之前恥知者也今夜與小人作伴試行偷兒手段則千金可立致也知縣大怒曰汝以此等不法之事敢干我豈有作倅而為盜者乎毋妄言罪當笞吏曰相公若如是

執拗則公債數百金將何以報之路需五六十緡將何以辦出予且還宅後年豐而妻啼飢冬煖而兒呼寒室如懸磬釜中生塵伊時當思小的之言矣且暮夜行事神鬼莫測此所謂逆取而順受者也願加三思焉知縣默坐細商話漸投機乃蹙眉而言曰弟從試之當作何樣而出對曰只此宕巾發莫鞋服足矣乃與某吏携手同出于時街鐘已歇人聲漸稀月落露合夜色如漆（百肚中有此閒筭）梯垣潛入至一庫門穿竇而入吏慨然曰誤入酒庫矣然小的酒戶素寬對此佳釀口角流涎試行畢吏部故事因脫知縣發莫

一隻飛一大白進手奉獻知縣到此地頭不敢支吾
強飲而盡吏連傾四五盃莫佯醉大言曰小的平生
酒後身熱長歌一闋自是伎倆今淸與激〻按住不
得顧相公按節一聽知縣大驚揮手急止吏不由分
說大放一聲拖吹手門人驚手擊鼓三条大漢在睡
夢中驚覺大呼有賊而出吏乘勢脫身以物塞竇知
縣欲出不得遑急無計躲於甕閒矣火把照處皆云
賊在酒庫中矣打鎖開門揪住緊縛如甕中捉鱉手
到拈來納諸皮帶掛於門首柳枝上明日將告官懲
治矣吏潛入其家祀堂放起一把火因一呼曰火起

家人都奔救火只餘座首之父九十九歲老人聾鬼
半人癡坐後堂吏潛入曳出至柳樹下布帒以老人
代置之扶起知縣急〻逃脫知縣恨爺纔少生兩隻
脚飛跑縣堂氣喘聲嘶心頭無明業火按抑不住瞋
目大叱曰爾殺我爾殺我世豈有爲宰而作賊〻而
喫酒放歡者乎吏笑曰小的妙詐今始得成矣相公
既脫之後以座首之九十老父代貯皮帒而無人知
覓使做公輩趂即拿來囚置獄中早衙招座首入來
當前發辭以不孝論罪着枷叩囚知如此〻則數千金
可坐而得也知縣果依其言凌晨招座首入謁使升

廳賜座因問曰君家夜来捉賊云解来牢因今當對
君嚴治後做公們挖来解出則一老漢自皮帘中欠
伸而出座首見是其父驚惶慚懼下堦伏罪曰此是
民之老父而家人誤捉罪合萬死知縣拍案大怒曰
吾風聞汝之不孝著聞一縣今乃無故把此綱常難
可容恕仍呼皁隷翻倒在地挿打二十殺威捧皮綻
血出着二十斤死囚枷下獄座首百爾思度寃負名
教大罪罔生無路聞其吏最緊於縣爺乃潛招良告
曰君若脫此重罪則數千金猶為輕報先以白金二
百兩放在卓上吏佯為持難久乃慨然應諾二千金

乘夜輸家後入告知縣寬懸放出分文不留盡送知
縣家矣居無何新官下來公堂交印之際知縣自思
若留此吏則其事必洩乃密囑新官曰縣吏某狎猾
弄權不可容置者我去後君必殺之庶幾一邑賴安
再三申囑而去新官以旧官之付托必有所見且難
違其意明日衙開捉入某吏不問曲直即欲打殺吏
暗揣吾無得罪於新官者此必是旧官恐事之發欲
殺我而滅口者也一不做二不休當思所以自全計
乃仰視新官則左目眇矣乃大聲哀告曰小的於新
旧交遞之際無甚罪過但以旧官案前醫目之故致

此殺身之殃豈不哀哉新官驚問爾有何術能療目
眇試言之當赦汝吏曰小的少日飄蕩江湖上遇一
異人得授青囊不傳之秘術若有目眇者則手到病
袪新官大喜使之解縛延堂賜座曰旧官真非人哉
有此大恩未報而反欲殺之也余亦眇一目爾能醫
之否吏熟視曰此症最是易醫者相公秉夜暫出小
的之家則當以神方試之矣新官大喜苦恨此日之
遲遲既暮便服獨出則吏已候于門外矣延入後堂
觥籌送錯水陸俱備飲至半醉新官問曰夜深矣刀
圭可試之否吏唯唯而已少焉縛一黃狗擡置席上

新官驚曰此物奚爲而至哉對曰此神方也若行一場雲雨則目自瘳矣新官不信欲起吏大笑曰旧官相公之欲殺小的者正以此也新官半信半疑不肯直前吏督促再三新官急於瘳目且多酒力解下褌帶蹇膝跪坐把那話朦朧進去郞牛兒吼嘶踶蹇艱辛畢事吏送至門首曰小的明朝當進謁作賀勿以三杯薄酒相待也新官入坐縣廳秉燭待朝攬鏡自照則一夜不睡右目又欲眇矣且怒且慚使快隷星火捉來則吏以彩繩繫牛鼻被以絳綃衣徐行大呼曰進開大門知縣相公室內媽々行次矣一府駭笑

醜聲狼藉新官漸入內軒不敢出頭數日後乘夜去住上京云

假封營山神護吉地

昔有金義李氏祖先遭其親喪欲營葬修之所先擬之側有一山極其明麗將卜之堪輿者曰此穴之所以尚此無主者以其破土之際輒有雷雨之變故也李亦以妄誕卜日營窆輀轉已到而凡然一壙已先占於當處哭客曰何等悉人一夜之頃偷葬人地奈何李沉吟良久曰此非人謀第當破視衆皆挽之李固執不聽堀毀封營則有一榔柒光可鑑朱書銘旌

曰學生高炅申公之柩李曰不出吾料乃擔置乎外以大斧斫之則柩內蒲宗紗器見日而消須刻便盡衆皆賀之且問其異李曰吾聞山神備護大地不欲被攫故至有沮戲者豈見瞞也仍無虞過葬至今全義之李以文以武世襲圭組為世巨閥云

惜一扇措大吝癖

遐鄉窮措大居家以吝嗇名於鄉曲嘗於夏初買得塩石魚一尾懸之樑上每飯令家人只一次仰見而食曰佳哉魚之味也是猶愈於徒食也其稚子不解父之意一飯而再仰見父叱之曰口得無醎乎何以

弄為家衆莫敢復仰笑又有人嘗遺扇一柄措大呼諸子而示之曰此誠佳品何得壽幾年子措大諸子長惟畧肖餘無類者其仲子先對之曰一扇之壽一年足矣復問其次亦如仲子之言措大便不悦曰敗吾家者必若曹也顧其長子曰汝第言之長子進跪曰諸弟年幼皆不省節用之道一扇所支二十年措大畧降辭色少加績償曰其道何如長子曰一開闔之間未免致損孰若盡展其扇執柱不動以頭搖之則豈特至二十年哉滿座皆大笑云噫顧彼富家子弟崇奢極侈溺於酒色之場破其祖先之業者此尊

不愈於彼耶然而奢與嗇其失一也思得中行而與之則庶乎其可也

右名穴童婢琶識

關東有鄭生者閥閱高華而年老家饒日與一僧博相爲爾汝戲謔謾弄如平交穉子其子三諫不聽家人痛憎山僧無如之何矣及鄭生沒庵喪葬畢僧始來吊孟哀責之僧不答參禪但曰小僧受先老爺罔極之恩待賤品如敵己結草殞首今無所施願納一吉地得藏骸之所則可致萬一之報矣鄭不知深信而自己亦解風水方廣踏名山未有十分佳處毋寧

姑從僧言試看其好否而進退之也乃與僧登一山
逐龍尋穴僧指一處曰此寅葬卯發累世公卿之地
觀至某郡棕向錦視曰堪輿之書不云乎皇長在於
九重將不出於帷幕蓋貴其山回水抱藏風向陽之
地此次來龍雖似峻峯而渾帶劫殺重案雖似突兀
而反覺曠逈渴水渴峽皆不合格願更觀他處僧乃
指一崗曰此則何如郭就見大喜曰俺相地多矣未
嘗見如此盡善盡美者也仍撲撲稱謝僧曰此地不
過出郡守一人相公之捨大取小抑何故也郭曰吾
之道眼不讓老師爽觀之計又借他人則君無多言

仍相與而歸謂吉兆葬于郡守之地始鄭庄之論山
也使一童婢負篳食隨之婢性極慧於得聞一場品
評暗歎少主人之抛棄福地歸語其母曰其穴將為
他人占據莫若稱埋死父之骸於此以徼日後之免
飢母然之乘夜潛瘞旧塚兩箇女子破土而窆之不
成墳形女又語其母曰吾輩在此終難免婢籍何不
相携遠去藏蹤秘跡乎母素愛此女一任其言暮夜
遁走賃居鐵甸紡績織絍諜產甚勤又天佑神助凡
所營為無不順成乃買舍占田儼成富屋鄉里爭稱
少女之有神籌富家少年爭欲聘之女皆拒之曰彼

曾雖積粟千斛本地微賤非吾願也里中有金姓者以簪紳遺裔早孤家貧爲人傭奴年踰三紀未占配耦人且蠢愚一鄕嗤之女曰若非此人吾當終身不嫁屈辱於常賤之流吾所恥也毋難之而終無如何竟成花燭女使其夫斷絶農業延師受學夫本庸鈍遂年攻苦不識一字但性直隨女所教一遵無違女乃有遷喬之想搆一第廬於洛裡適與甯瞻家相隣女使其夫終日整衣冠危坐閱卷對案不妄言語夫一依其言一洞喧騰目以道德君子甯瞻每於出入之路乘高軒俯瞰其所處之堂凜然有不可犯之氣

傢積以歲月終始靡懈傔客奴僕又從以所聞所見嘖嘖於前甫瞻已心醉矣女又潛買一犢牧于家中不飼蒭草代以荏菽牛甚肥澤甫瞻適得重病脾敗口辛山珍海錯並不下箸家內焦遑莫省所為女偵知其事殺牛作脯致饋于甫瞻之內屋甫瞻一嘗病胃頓開盡啖之又吃之如是者數月盡一牛而病隨差矣甫瞻大悅將占隙一往叩其所夆婢輩聆其言走告于女女囑夫曰俟李尚書之來但當謙讓避揖慎勿開隙露出本色夫諾之不擬日甫瞻果簡騶騎來訪金欲踰垣而走甫瞻挽止寒暄待接一直逡巡

案上有周易甯瞻問其與吉金亂辭曰如我魯斋豈
識易理屢叩而終不應甯瞻退而愈服其操並隔揆
地至登薦刻除詰屢至堅卧不出女又移居郊坰而
已生三子玉樹芳蘭才識出衆聘得高門之史大廷
一日女使其子搆出一疏臚列甯瞻昭無餘地子曰
毋何出此去家止言此人權傾內外若有假犯奇禍
隨至且薦副嚴君得至于此令背之而釋毋大罵曰
若輩有甚見識如不遵教誓不見汝子乃勉強搆文
毋即使賈呈果罹譴罰天道循環聖主改玉賊臣黨
援莫不鋤治夫以向年一疏見推於世高官大爵以

終天年其子三人次第登科各占清要皆清白正直一日三人欲毀一權貴相與謀議母知之來夜屏左右招諸子從容誨之曰汝輩不識根源生貴肆氣欲掊人之家吾不欲子孫有此行也諸子動問根源之説母曰咄嗟爾母婢也少而服事郭某家如此〻得以至此汝當謙抑之不暇而乃反揚〻自居與恒人比論哉諸子羞慚而退伊時適有探上君子潛聽此説要得厚貨飛告郭家郭方窘困無所依歸喜聞此事即往金第使女婢通信于母〻聞即大喜曰吾之族娚來矣即為邀入致款間人之無執奴主禮甚恭

鄭亦無如之何以姻戚出入金第亭受顧恤且得諸子周章獲霑蔭祿果至郡守云

憑崔夢古塚得全

崔奉朝賀奎瑞少時在龍仁一民家與儕友共肄科業一日席散公獨居忽見一官人儀皃秀偉從數人入來徑就坐公視其冠服非今世常製深怪之問其所從來其人曰我非陽界人即前朝之士也我塋在此民家西室之下民常曉夕爨爇我宅我宲難堪有一孫在傍一髀盡爛灼矣君盍爲我詳移此塋室以全我宅幽明雖殊感當結草公曰子何不語儕友座

坐中出言必僕吾獨居而來耶其人曰衆人精神寡弱難以告語君自有過人者故僕間來語耳公曰識盍之其人謝而去翌朝公召問主人曰汝造屋此時或有所覩者乎主人曰西屋下疑是古塚而俗稱曰置屋古塚上必神鬼安云故不復審視即築造屋矣公曰吾有異夢彌若不速移必有大禍主人告以無財力公便給十五緡即日撤移於他處其後官人來多來謝於公宅欣感甚切仍言公必大貴五福兼備但至正卿必引退乃爲完福不然則禍亦可懼公常深志之故每循其言年未衰而退處龍仁

逐邪鬼婦人蘇生

李相國濡在玉堂時一日過宗廟墻外巡邏谷時微雨忽見一人農笠簑衣兩目如炬獨脚騰踔而來公及從吏見皆怪駭此人忽問吏曰前路過一轎否吏曰不見此人走去如風公來時果過一轎於濟生洞口公即回馬尾此人之後直到濟生洞一家乃公之異姓三從家避接所也蓋其子婦得怪疾閱累月在死境其日方避寓於濟生洞一族親家公下馬入見主人具告以所見請同入見既入厥物果蹲坐於婦人枕邊公不言直視之厥物即出去立在庭中公隨

出直視厥物又騰上屋脊公仰視不已復騰空而去婦人精神頓蘇如未嘗痛者公去婦人又痛即剪紙百餘片署以手決滿室糊帖此妖遂絶而婦人之痛良已

兩驛吏各陳世閥

松羅驛吏尹郎燕山朝海伯尚文之後也自尚文之竄本驛子孫因爲本驛吏當道伯巡行也以掌馬奔走行歷受批頰手辱子輩因辱非常其吏不勝憤恨語其族吏曰吾輩以監司之孫一變爲郵吏毎於春秋受此大辱或者先祖當年巡行時苛督郵吏子

孫受此硤報卽因揮淚不已時長水鄭河吏適在傍

笑曰君之先祖卽海伯也君往海西說此寃悶可也

吾之寃悶尤有大於君輩吾先祖卽本道伯河敬齋

相公也自其曾孫蓮亭進士公之寃本鄭吾輩逢此

厄境乎若揮淚則吾輩當慟哭也且尊先祖海伯公

之政尚嚴苛今不詳也吾先祖敬齋公之厚德仁政

朝野皆被其德澤蓮亭公以佔畢門人株連罪籍矣

備蒙天休則吾輩當大鳴於世而鬱鬱區區於此備

經困厄天耶人耶因大笑尹吏遂握手爲謝

三知印競誇渠鄉

英廟己酉嶺伯巡到順興玩浮石寺時本邑及安東
醴泉知印陪其官齊會有安東知印受其叔陪行營
吏茶啖餘物誇耀順興知印曰甯邑之無此職久矣
汝可少嘗味也順興知印曰甯以吾邑之無營吏有
此職視然甯之先世來免洗足於吾邑之鄉吏子孫
也安東知印勃然變色曰是何言也寧有是理順興
知印曰甯不聞前朝安文成公以別星過甯府也使
知印洗足之文載於麗史手問于甯叔則可知也如
此之際醴泉知印適在傍謂順興知印曰吾邑則前
朝勳業有林大臣　本朝知印尹別洞先生登科爲

大同成藝文規學以博士受禮 元孫又有黃公登
武科策勲振武再除昌原大都護府使此則安東順
與之所不及也安東知印曰吾鄉則 今朝雖無文
科生廷與武科磊落相望昨年策勲莅原君即吾府
之知印而與吾爲族黨孰敢當吾府也有褊裨聞其
言言于巡相〻〻即朴靈城文秀也招三邑知印詳問
委折送言于三邑倅曰此有三邑大訟當會坐決處
竟右醴泉尙邑知印各相稱寃云

尙山吏廖世忠節

尙州吏李景南當壬辰亂倡義作敢死隊附權僕吉

甚見奬詡癸巳秋天將吳惟忠駐軍本州時掌簿書
敏給如流且論甚事忠憤感激天將甚愛之以錦綺
貺物褒賞之卽付別陪把摠後以軍功陞同樞光海
丁巳廢母議起裁疏䟦涉上京伏閤七日不得呈撤
火疏崇禮門下痛哭南歸　仁祖丙子淸虜猖獗行
朝在南城圍中其子枝元從道伯勤王手書汝莫作
徐庶孝子吾欲效王陵賢母十四字勉之及丁丑下
城着周衣戴蔽陽子走隱於州東之東海寺有蹈海
入詠以見其志常崇酒于天將所賜樽盃曰欲忘此
世甲子醉盃裡乾坤蓋其兕底有　天朝年號故也

臨命精神了然誦陸翁南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
忘告乃翁之詩怡然而逝世以大明處士稱之嘗卜
州西之墨西山因命藏衣履自述壙銘曰 皇朝之
一統允洽百年兮昔余降于嘉靖之間緬今世而無
聊客兮聊以藏乎墨怡之西山識者以爲生陷魯連
海死埋夷齊余去〻墨南之子枝允當 崇禎丙子
胡亂以時方長自願從道伯沈公滄〻勤王之師行到
達川聞媾成痛哭南歸有詠懷詩甲申三月 崇禎
皇帝去聞至上東海寺日月岩設壇而哭每當 明
太祖神宗毅宗三皇諱辰以明水一盃焚香拜獻于

此名以大明壇鄉之處士蔡得沂嘗訪鐵城西草廬要與偕隱于東江別墅杖元戲曰東海高躅西山逸民其趣一也何必結隣而後可乎蔡歎曰西山逸民君可自當而東海高躅我寔逃避因題西山精舍四字以楣之可見其期待也後贈軍資正杖元之子根生年十九爲戶長蓋以良世忠孝特爲官長也所勤差也過官門反　殿門必拱手趨行退居于家閭官喝道辭必下當甫及世皆多之當其田甲日以調病在東海寄貽書請于曰吾以崇禎三年生八歲當丁丑變十五聞殺皇殉社伊後光陰悠忽爲四十七年

而不得老　天朝甲子生朝奄届回瞻寰宇足可歎
泣安可置酒以添俛仰之恨哉詩云哀ゝ父母生我
劬勞且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常倍悲慟常年此日
猶尙如此況甲年耶汝輩體吾此意勿使速客也云
後贈叅議根生之子時發　甫庵庚午以正朝戶長
甫謁時　仁顯皇后遜避私第拜闕禮訖謂諸戶長
曰今我　聖母遷居於別宮爲臣子者當一體甫謁
何也衆皆不從時發嘆曰古人有獨拜西宮者因瞻
望拜獻又當丁丑下城之回甲追念興懷以爲天下
之興亡有類博戲爲作博戲傳其忠憤所發蓋寔我

皇明之趾也往往讀之者有非登簞手麾痛飲黃龍府之意云時發之耳三億　景廟辛丑靄齋趙公正萬莅本州重修南城樓使三億董役畢請額弘治旧樓所作記曰　聖上元年辛丑秋敢承候命董役南樓惕目璧書記將扁額列書朱雀門鎮門南撫南樓等号欲定其一篇今此樓始成於　皇朝孝廟其後二百有餘年更修於今日而撫外乾坤盡為陸沈雕玆樑題遺蹟宛然如昨延吉無悵是可歔泣若使宋先生見之必興詠梧之思而郁有登此樓而起文山不平之心者哉遂以此白侯曰可因以弘治旧樓揭

之 英廟戊申之亂爲首吏忠憤感慨血指書手旗曰
滿腔丹忱殲賊乃已嚴束掾吏撫安府民人無不以
死爲心有賊諜曽姓者稱以避亂至掾房盛言賊勢
騷動人心三億即命結縛送付鎮營遂不敢入本州
云〻三億之子慶蕃 英廟乙巳以正朝戶長上京
詣闕門肅謁 上命其〻邑戶長入侍慶蕃亦㕘其
中隨司謁闕重門到塔下俯伏 上問尚州戶長安
在慶蕃稍進而伏 上命使引拜於郞品之墀因問
曰州民皆無疾苦耶趍伏對曰弘霈 聖化比屋皆
安矣又問曰鄕邑小吏漁侵小民云然否趍伏對曰

臣有所懷袖來著而起尺天威難以口達請以紙筆
上命賜周紙筆硯慶蕃遂退階下略〻點綴於本草
繕寫以進　上下覧後謂左右曰不意遐鄉戶長之
博識如是因命進前舉顔又問曾經由吏乎對曰未
也　上曰嘗見御史別單官政得失民生利病咸條
由吏之得人與否而如爾虛過時今之過也今欲除
爾鄉邑之職而未經由吏云猶置也又問爾於戶長
今至何階對曰嘗受正朝戶長帖矣　上曰有人才
如此矣許越次特陞通德郎可也因命自外宣醞因
命退出慶蕃與諸戶長行曲拜之禮趍出至門司謁

設席具酒盤招尚州户長以　御命賜之遂起伏盡
酌又行四拜謝恩諸户長皆擁觀如堵莫不歎羡云
〻

聞韶人三代孝行

吳千城義城人也事親至孝雖家勢貧窘朝夕難繼
而為人傭賃得其錢米每日歸以養親及其親喪身
自負土以完葬事遂廬於墓下以終三年鄉人稱侍
墓基其孫哲祖生未周歲遭父喪及長每以不識父
面不服父喪為終身至慟平生未嘗與人嬉笑遑〻
若罪人為母在凡家稍遠而雖奔走公役晨昏定省

未嘗或廢不以風雨寒暑而或廢甘旨供養終始不
衰及遭母喪哀毀過禮葬祭盡誠俾無餘憾及其父
沒田甲設祭攀擗一如初喪仍服縗廬墓廸蘗南草
素所嗜好而絕不近口咬菜啜粥以終三年鄉人上
其事邑宰感其孝將申請旌復而踰泣乞停蓋其特
行由中不欲見知於世也其子某父患虛証醫言蔘
可以得效時當大寒躬往智異山靈源寺求之忽有
老僧指一枯莖令採之得人蔘六根甚大而僧無去
處特而歸則寺中無賴五六輩來劫之有虎在傍咆
哮不已衆皆逃散仍而持來煎進父病乃差母病昏

所指渴延數日後聞于朝三代俱蒙旌閭

臨危境益齋現夢

李白沙相國生未周朞乳媼抱持延井放諸地墜陷相國匍匐幾入井乳母夢見白鬚丈人頎而長以杖叩其脛曰何不看兒痛甚驚覺趍而救之痛其脛屢日大異之後家中饗祀掛其遠祖益齋公影子于堂中乳母見之大驚曰前日叩吾脛者即此影樣云益齋前朝賢相也英靈不泯於三四百載之後能救兒孫於阽危之際豈徒其神靈亦知白沙之異於凡兒能致神明之佑也

善諧謔白沙寓諷

宣廟庚子白沙體察湖南上使譏察逆鄭公馳啓曰逆賊非如鳥獸魚鱉處々生産之物難以譏察人皆謂之以何設國法削職若雖大臣以及第稱漢陰以領相削職稱及第白沙以左相被時議曰吾同接已為及第吾何時及第居散居東故有一派来謂曰小人以戶役不堪聊生公曰吾亦以戶役不聊生時公被護逆之劾與戶役同音故云々其善謔如是々時國家多事每事該司輒以議大臣入啓故不勝其煩撓一日私郎以收議事在座公方搆思以對適小婢

自內出告曰尚且已竭何以繼之公叱曰焉且繼用
亦議大臣耶聞者捧腹癸丑逆獄有慈山人李春福
爲人所告引金岳郎到慈山跟捕則境內無李春福
而有李元福金岳郎聞于鞫廳欲拿問之時公以
委官在座見群議已定守不可破欲不言則恐無辜
橫罹所曰吾名亦與彼相近須上章自辨然後可免
笑左右相笑事遂寢時逆獄大起泒司之律甚嚴公
不動而能以一語而解之人莫不偉之一日見人情
迹不明而有誣服者公歎曰嘗聞搗松皮而成餅矣
今見搗人而成逆賊矣其氣像恢廓難以諧訴獄事

賴以平反者甚多

活人病趙醫行針

湖右趙生名光一嘗寓居洪州合湖之西足未嘗跡來門、亦無顯者跡其人踈坦易直與物無忤唯自喜為醫其術不治古方用湯藥嘗以一小革囊自隨中有銅鐵針數十餘長短圓稜異制以是決癰疽治瘡疣通痲隔踈風氣起痠痊無不立效自号曰針隱蓋精於針而得其解者也嘗清晨早起有老嫗襤褸匍匐而扣其門曰某也某村百姓某之母也某之子病其病殊死敢丐其命生即應曰諾第先去吾當趍

往矣立起踵其後徒行無難色如是者蓋無虛日矣一日天雨路泥生頂篛笠著木屐忙々而行或有問之者曰何之生曰某鄉百姓某也父病瘤音一針而未效期是日將再往針之或曰何利於子而躬勞若若是乎生笑不應而去其為人大畧如此或問曰醫者賤技也閭巷卑賤也以子之能何不交貴顯取功名乃從閭巷小民遊乎何其不自重也生笑曰丈夫不為宰相寧為醫宰相以道濟民醫以術活人窮達則懸殊功則等耳然宰相得其時行其道有幸不幸食人食而任其責一有不獲咎罰隨之醫則不然以

其術行其志無不獲焉不可治則舍而去之不吝尤焉者故樂居是術焉者為是術非要其利行吾志而已故不擇貴賤也吾疾世之醫挾其術以驕於人門外騎相屬家設酒肉以待亟三四請然後肯往又所往非貴勢家則富家也若貧而無勢者或拒以疾或諱以不在百請而一不起是豈仁人之情哉吾所以專遊民間不干於貴勢者懲此輩也彼貴顯者尊少吾輩者哉所哀憐獨閭里窮民耳且吾操鍼而遊於人十餘年矣或日療數人月活十數人許所全活不下數百千人吾今年四十餘復數十年可活萬人法

人至萬吾事畢矣云嗟乎趙生術高而不才名施傳
而不墜報趙人急而必先乎窮無勢者其賢於人遠
矣

救父命洪童撞鼓

忠州童子洪次奇方在腹其父寅輔坐殺人係獄及
乳數月母崔氏訟冤詣京次奇養於仲父〻呼仲父
而不知為寅輔子也甫數歲與群兒戲每驚啼不食
輒問其故而不應良久乃止如是者月三家人雖之
後從邑中人證其日巧州官訊囚日也聞者莫不異
之家人恐傷其心愈諱其父事至十歲父念年老無

出獄期恐一朝命盡不得見子面乃使家人告以冤
狀至獄門次奇抱父大哭遂居邑中不去負薪易米
以供父居數年崔氏屢上言不報容沒於京既返葬
次奇哭辭父曰毋訟父冤未遂飲恨而歿又無長成
子兒雖幼非兒誰復脫父死者父憐其弱不許次奇
脫身潛行徒步入京撞申聞鼓事下按使又不報次
奇即留京不歸翌年夏會大旱 上諭中外理重囚
次奇伏闕下遇公卿赴朝者輒泣訴父冤凡十餘日
觀者無不感動往往持飯饋之或梳其頭以去亂刑
判因議因入侍白其狀 上為之惻然勅按臣詳閱

以聞按使以獄老事臨奏置可否聞 上特命貸死竄嶺南始命按使也次奇冒盛熱走三百里詣使司号泣乞父命及奏上次奇又疾行先驛未抵京百里疾作從者劝少留次奇不所捂到邸力疾復伏閽痘瘡大發四日已不省時為囈語曰吾父活耶及赦下傍人附告之次奇驚覺曰信耶豈謊我耶乃讀示判辭次奇閉眼覘擧手視天者三蹶然起而舞曰父活矣父活矣遂仆不能言是夜次奇竟死時年十四生於父入獄之年死於父出獄之日遠近聞之者莫不為之流涕

張義士爲國捐生

張義士名厚健龍灣人也兄弟五人皆有膽勇丁卯虜亂兄厚迎與三弟俱鬪死厚健時年八歲與老母伏積屍中得免及長揮淚誓曰男兒生不能報丁卯之讐目不瞑矣遂習騎射讀兵書丙子從林將軍慶業邀擊先歸賊將奪被擄男女舅崔孝一亦慷慨士也志相得與之謀曰以舅之智勇若入中國必以爲大將挾天兵直擣瀋陽則彼必求救於我國我國不得不助必發淸北兵我與同志壯士從中起則彼腹背受兵吾事濟矣孝一許諾計定陰結豪傑應者數

百人爭輸以軍粮府尹黃一皓徵聞之召孝一等屏人與語大奇之謂曰崔孝一入中朝車禮亮入瀋陽厚健則在此應之我當協助密贈唐布五十端白金百兩孝一將乘舟西行與其謀者餞于江頭酒酣孝一賦詩曰萬古為長夜何時日月明男兒一掬淚不獨為今行厚健和之曰壯志馳沙漠舟帆向日明穢州千載後擊楫有君行車禮亮和之曰北幕雲猶黑南天日尚明神州大事業都付一舟行崔仁一和之曰淚洒犬羊耻心懸日月明男兒無限計滿載此舟行於是孝一渡海直抵吳三桂營三桂大喜署為把

捴金人聞之疑我國募漢人之降者遣諜之其人到
義州訪厚健自稱崔孝一義子告之曰崔公方在吳
將軍麾下將與南將張某領舟師東下厚健信之作
諺書八幅藏衣衿送之其畧曰朝廷聞舅西入恐貽
本國患囚家族又曰往年龍骨大之來執三公六卿
囚家金尚憲諸公而去舉國驛騷又恐有東搶之舉
願舅亟與天將領兵而東車礼亮入瀋中尚無聞矣
又曰若因薊府尹可通中朝同志士某〻聞好音莫
不歡喜云諜者持書入瀋金主召被擄人解讀之大
怒即遣使來急捕名在厚健書者十一人與薊一晧

俱被殺時辛巳十一月九日也厚健就捕時家人哭厚健夷然曰人皆有死得其所難耳今我為家國報讐而機事先泄功未就為可恨死無愧矣聞者莫不流涕

李清華守節遯世

李陽昭字汝建麗末人與我 太宗同年生洪武壬戌又同中進士少相善及革命隱于漣川陶唐谷 太宗物色之嘗親至其第置酒道舊故與之聯句 上先賦曰秋雨半晴人半醉陽昭對曰暮雨初捲月初生蓋月初生即 上少時所幸姬名也 上下床

握手曰子真吾故人今載後車陽昭固辭不就士人
名其居曰王臨里至今稱御幕握御水井始陽昭與
上共業於谷山青龍奇愛其山水嘗言他日願爲此
郡守至是 上記其言特除谷山郡守欲因此起之
陽昭又不膺命 上嘉其志賜名所居山曰清華蓋
蓋取伯夷之清風希夷之華山也其後屢徵不起乃
命即其所居地建屋扁曰李華亭陽昭亦不肯處焉
移搆草屋於深峽名曰要今堂庭植天杏彈琴讀書
以終老自号曰琴隱臨卒自書銘旌曰高麗進士李
某 上聞之嗟嘆曰生不能屈其志死不可污以官

特贈謚清華公遣國師無學占葬地渴於鐵原陽昭之子言其父遺命葬我勿離漣川守臣以聞命割鐵原地十里屬之漣川仍環封其地土田林壑悉賜之置守塚名其子官之其時又有元天錫南乙珍徐甄與陽昭俱遯世不屈時人謂之高麗四處士

進神方皮醫擅名

皮載吉者醫家子也其父業治腫善合藥既沒載吉年尚幼未及傳父術其母以聞見敎諸方載吉未嘗讀醫書但知聚材煎膏已一切瘡瘍賣以資給行于閭巷間不敢齒醫列士大夫聞而招致之試其藥頗

有驗癸丑夏　正廟患頭癤雜試針藥久未奏效浸及於面頷諸部時當盛暑燕寢不寧諸內醫罔知攸措廷臣日成班問起居有以戴吉名白者命召入問戴吉賤夫也戰汗不能對左右諸醫皆竊笑之　上使近前診視曰毋畏也盡爾技戴吉曰臣有一方可試命退而劑進乃以熊膽和諸藥料熬成膏傅之上問幾日可瘥對曰一日痛止三日收矣而已一如其言　上書諭藥院曰傅藥少頃脫然忘前日之痛不意今世有此隱技秘笈醫可謂名醫藥可謂神方其議所以酬勞者院臣啓請先差內針醫賜六品服

授正職上officially 即除羅州監牧官一院諸醫皆驚服歛手讓其能於是載吉之名聞國中熊膽膏遂為千金方傳于世

降房星文井殉國

長興人丈紀房江城君益漸之後也父炯夢屋上有大星飛下光燭地傍人言是為房星也驚覺汗沾背是夜生子名以紀房為兒戲騎竹馬剪紙為旗自稱為將群兒無不從今十五讀史至張巡許遠傳慷慨擊節掩卷流涕膂力絕人善騎射與弟從弟明會同登辛卯武科選為守門將壬辰島夷大舉入寇紀房

與明會倡義起鄉兵從全羅兵使李福男丁酉八月
賊踰宿星嶺兵使自順天轉到南原士卒盡散只餘
偏裨五十餘人賊鋒薄城下紀房與明會張目唾手
曰今日當决死以報國鼓行由南門入賊圍數重彎
弓亂射殺賊無筭右手指盡脫落更以左手射賊左
手又脫紀房口呼一句曰平生殉國志腰下玉龍知
明會繼之曰力盡鼓聲裡誰扶社稷危血書于衫袖
遂與兵使轉戰而死奴甘金持血衫伏殭屍中脫身
還家備陳殉節狀以血衫葬於高山並錄宣武原從
二等後本道多士五百餘人上言請襃贈事下本道

久不報云

　進忠言入祠哭辭

禹六不者趙相顯命傔從也人甚質直而嗜酒貪色趙家婢莫大者其祖妣轎前婢也人頗奸黠六不乃作妾而太恣每出入廊下一日在趙相家新統制使下直來請古風則給二兩六不受而還擲于前曰歸作大夫人主衣資統制使含怒熟視而去矣仍後爲捕將而上來仍出令曰捕校中如有捉納禹六不者當施重賞過數日果見捉直欲施亂杖之刑人急告于趙相〻〻時帶御將乘軒而過捕廳門外住軒而

傳喝曰此是吾之傔人也渠雖有死罪欲一面而訣須暫出送捕將不得已出送以紅絲結縛校卒十餘人隨而來爲六不見趙相泣曰願大監活我趙相曰汝犯死罪吾何以活之然而汝既死矣吾欲把手而訣可解縛捕校以大將之令爲難趙相怒叱曰斯速解之捕校不得不承命而解縛趙相執其手而仍上置其軺軒踏板上仍分付御廳執事曰如有追來之捕廳所屬一併結縛軍卒唱諾而回車疾馳而還留之家中而不使出門趙相死後侍其子趙相載浩常見有不是事諫之則趙相叱曰汝何知而敢如是乎云

丨六不直入祠堂呼大監而哭曰大監宅不久必亡
小人從此辭退云而仍更不往其家到壬午年酒禁
之令至嚴六不以酒爲粮斷飮已久仍以成病有朝
夕難保之慮莫大潛釀一小缸夜深後勸之則驚曰
此物何處得来曰爲君之病潛釀矣仍呼莫大出而
外以手握渠之髻而拿入曰禹六不捉入矣渠自作
分付曰汝何爲而犯禁釀酒乎又自對曰小人焉敢
乃爾小人無識之妻爲小人病而釀之矣官又分付
曰可斬仍作斬頭樣曰如此則何如吾以小民何敢
冒犯國禁乎大是不可仍破甕而不飮因其病而不

起云

起死人臨江哀輓

湖中古有一士人迎妹婿而三日内仍病不起自士人家治喪而并孀妹送于舅家其士人随後渡江士人不勝其悲惨之懐仍賦詩曰問爾江上船古又今娶而來幾人嫁而帰幾人未有如此行丹旌先素轎後青孀婦白骨郎江上船帰莫疾郎魂猶在卧東床江上船帰莫懶聞有郎家十年養孤兒之萱堂〻〻朝萱堂暮望子不来〻汝喪此理復誰問蒼〻小婢旅船泣且語彼烏元来猶自蹉〻飛〻水之北山之

陽云而書置于柩前一拜長呼少焉忽有長虹自江
中亘于柩上而已柩自析裂死者還起云亦可異矣
事近齊諧而姑錄之